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

第三回 馬成龍窮困投母舅 柳金鐸大義贈多金

詞曰：可歎中年運拙，世人把我顛奪。布衣焉能把體遮，時常見受饑餓。舊親漸漸疏退，自己輾轉思詫。一家骨肉兩看著，世態涼涼不錯。

任他桃柳爭春，俺這裡獨守松柏。蛟龍被困凍冰河，單等春雷一過。

前頭穿藍綢長衫的姓王，河間府獻縣人，乾清門花翎二等侍衛，名河龍；穿青綢衫的，姓龍，名恩，正紅旗滿洲頭甲喇人，當大宮門頭等侍衛。今天早起，從他家西四牌樓驢肉舖衝起身，上平則門宮門口找王河龍。王河龍有豆腐坊一個，是他叔父、孀母開的，在宮門口多年，舖中伙計十數個人。他叔父、孀母已然回家，王河龍就在此豆腐舖居住。舖中之事，另有掌櫃趙成管理。

龍恩來至豆腐坊門首，見眾伙友俱將舖蓋搬出要走，龍老爺說：「你等如此為何？」遂拉趙成至櫃房，見王河龍怒氣衝衝，不知所因何故。

龍老爺是常往這裡來，與王河龍是至好的朋友，今天不能不管，問：「趙成，所因何故？」

王河龍說：「大哥，不必管，讓他等去吧！」

趙成說：「龍老爺，我們東家後院子有單耳子技勇石一塊，重有三百八十斤，他天天練拿這一塊石頭，老沒有拿起來，夜晚他在櫃房牀上安歇，我在牀下搭鋪，睡至三更以後，見我東家由牀上跳將下來，一手將我脖頸掐住，一手將我大腿攝住，將我舉將起來，雙手一扔，摔在就地，他上牀竟自睡了，幸虧沒有拿我要大刀，若要拿我要大刀，我就摔壞了。早起我問他，他羞惱變成怒，他說：『你等不必找邪岔，全給我去！』就是為這個事。」

龍老爺說：「兄弟，你別鬧了。」趕緊將此事說合完畢，大家合好，趙成依舊照料豆腐坊的事務。

龍恩說：「賢弟，明天一早，咱們哥兒兩個在平則門外路南羊肉館那裡見。」說罷，龍老爺回家。

王河龍一天無事，只等到第二天早晨起來，換好衣服，出離豆腐坊，至城外羊肉館，見龍老爺早在那裡等候。二人落座，吃茶要飯，吃完算還飯帳，出離飯館。

龍老爺說：「賢弟，咱們逛逛青兒，順城根往南，奔西便門。」

四月天氣，甚是炎熱，即至西便門，一直往東走。王河龍本吃的又多，天熱一走就渴了，想要喝茶。龍老爺說：「兄弟，使不得！你吃好些個硬頭東西，一喝水，擦棵一崩就壞了。」

王爺渴極了，見那邊有一人挑著一挑水，他從後面也不言語，端起後邊水桶，前頭的就灑了。

那人把眼一瞪，說：「喝就喝，你可把我的桶給摔壞了！」王河龍並不答言，端起就喝，喝完，將水桶扔在就地。

龍老爺說：「你吃一肚子葷東西，你又喝涼水，又把人家的桶也給摔了。」龍老爺拿小票兒兩千，給這挑水之人，叫他收拾桶去。

二人來至順治門，王河龍腹中直響，想要出恭。龍老爺故意說道：「咱們作官的茅房，在菜市口掛紅的地方。」

王河龍是外鄉人，初當侍衛，在京日子不多，聽龍恩所說，信以為真，順大街往南就走，來至鏢店門首，見上掛花紅，認作是茅房，往裡就走，見眾人圍著，不知是何緣故。自己說道：「此處人真不開眼，拉屎的瞧個什麼勁！」自己腹中大便甚急，分開眾人往裡就走。

見天棚底下無數人圍著一個男子、一個女子，在那裡打架；康熙爺在板凳上站著。二人一見，立刻跪倒叩頭。

聖主吩咐二人幫助胡忠孝等拿賊，說：「不准放賊人逃走，將開店之人拿獲！」

二侍衛奪了賊人木棍，與賊人打在一起。倏起亮在那裡指揮保鏢、達官動手，見有一老頭兒在那裡站在板凳上，手拿絲鞭，口中嚷打，自己想：「見此人五官端正，大概並非俗等之人。常聽人傳言，康熙爺常常私訪，不知這老頭是誰？」自己到屋內牆上摘下線槍，轉身來至南邊，面向西，手拿火繩，照定聖上點火就放。只聽「當」的一聲，直撲聖上而來。

聖上一回頭，砂子從旁邊過去，正在那秃瓦匠迎面上打了一個穿堂兒，反身栽倒就地，立時身死。只見那小工把眼睛一瞪，說：「好一個尙進的，打死我白大哥了！」手拿九斤十二兩大瓦刀，直撲群賊。

此人乃山東登州府文登縣馬家莊人，姓馬，名成龍，字德海。自幼讀書，文章全篇，下場一次並未取中，改學弓箭。爺母雙亡，輕財仗義，頗有孟嘗君好友之名。家業一敗如洗，只剩孤身一人，親朋俱皆賤之。

此人素有大志，無奈時運未通，當初有錢之時，呼兄喚弟，朋友不少；及至一窮，俱皆遠離。君子之友，見面常常周濟，無奈不能濟事，只顧燃眉之急；小人見面遠避，背談：「成龍當初有錢自大，如今該當現眼！」正是：立志不交無義友，存心當報有恩人。

這一年，時逢冬月，天氣寒冷，大雪紛紛。成龍身穿單襖褂一身，在村背後人家場院房內居住。由早晨水米未進，身上無衣，不由長歎一聲，想起有錢之時，何等快樂，朋友成群，高樓賞雪，暖閣吟詩；到如今，朋友又在哪裡？正是：時來誰不來，時不來誰來？

自己思前想後，不由掉下幾點英雄淚來，想：「自己父母早喪，又無兄弟，又無姐妹，孤苦零丁，並無一個知疼著熱之人。只有母舅，遠在寧夏貿易，音信阻隔，道路遙遠，缺少盤費，不能投奔。」

越想越慘，不由大放悲聲。自己一想：「生不如死。」正悲慘之際，狂風甚大，冷氣侵人。睜眼望外一看，好一陣大雪，遍地灑了瓊瑤，舞舞長空蝶翅飄。

成龍看罷：「我今日莫若一死，我雖然沒有兒子，倒是百草穿孝。」自己拿繩子一根，拴在門檻上，將套兒拴好，伸脖子就要上吊。

只見從外面來了一位老人，口中說：「成龍在這裡嗎？我昨天才回來，這一年有餘，你我未見，我聽說你窮困至此，我特冒雪而來，給你送幾兩銀子，以濟燃眉之急。」

成龍睜眼一看，原來是老師柳金鐸先生，從他親戚那裡方才回來，望成龍至厚，雖則師生，卻是患難之交。成龍羞慘滿面，將繩兒解下來，慌忙施禮，說：「老師，你好！從哪裡來？」

那先生一瞧成龍身穿單衣，面帶淚容，不似當初的那等模樣，長吁一聲，由懷中掏出白銀五十兩，交與成龍，又將皮馬褂兒脫下給成龍穿上。二人談心，敘話多時，雪已住了，拉著成龍至村頭酒館之內吃酒，問成龍意欲何為。

成龍將要投奔母舅的緣故細說一遍，柳先生說：「好，我有白銀五十兩送你作路費，你何時起身？」成龍說：「有了銀子，明日就走。」二人說至天晚方散。

第二天，成龍置辦衣服，辭別柳金鐸，離馬家莊，順陽關大道，投奔寧夏去了。一路饑食渴飲，夜住曉行，非止一日，臘盡春來，時逢新春，瞬息至四月十五日，至寧夏府城內蘇州街路南太山泉黃酒糟坊，進裡面落座。

酒保兒過來問：「吃什麼酒，要什麼菜？」

成龍說：「我不喝酒，我跟你打聽一個人。」

跑堂的說：「你打聽哪個？」

成龍說：「有個苗掌櫃的在這裡嗎？」

伙計說：「不錯，在這裡。你姓什麼？」成龍說明來歷。

跑堂的說：「我們掌櫃的，是山東登州府文登縣苗家集的人，並無當家，又無兒女，猶有一個親外甥在馬家莊住，莫非你就是馬家莊的嗎？」

成龍說：「不錯。」

伙計又道：「我們苗掌櫃的病要至死，正望親人，你來了甚好。」說著，倒過一碗茶來，說：「你喝茶，我到後邊給你說一聲。」笑嘻嘻的往後邊去了。

成龍在那裡吃茶，心裡說：「我舅舅拿我們家一千兩銀子來作買賣，三四年並無信息，雖說是親戚，我也是東家，見了我必不能錯了。」

正想之際，小跑堂的出來說：「馬爺，你跟我到後邊去，苗掌櫃的這陣明白點，你們爺兩個見面說兩句話吧。」

成龍隨此人往後就走，一進後院，一直往西口拐，穿過八角月亮門，繞影壁進西院，北房三間，高台階，東西各有廂房三間。隨同進上房，在東裡間靠北牆大牀一張，他舅舅頭西腳東，鋪著厚褥子，蓋著被窩，面如黃紙，兩腮無肉，微有氣息。

見成龍來，睜眼細看，想起舊日的模樣，認得是外甥成龍。

成龍跪倒磕頭說：「舅舅，你好！你老人家什麼病？」他舅舅剛要說話，心中一闕，自己搖頭，先叫成龍外邊吃飯，然後有話再講。

成龍來至外邊，跑堂的燙酒要菜，擺在桌上，讓成龍喝酒。

成龍說：「伙計，你貴姓？」

跑堂說：「我姓劉，排行在六，有個『笑話劉六』就是我。」

成龍說：「你喝一盅酒。」

劉六說：「我不喝。」成龍直讓，劉六無奈，端起酒盅喝了幾口，說：「馬爺，不是我不喝，我有個賤毛病，喝了酒，肚子裡有什麼話，全要告訴人。你猜你舅舅這病是怎麼得的？」

成龍說：「我不知道，你說說我聽聽。」

劉六說：「我們這寧夏府西門外，有一座馬家寨，為首的有兩個莊主，一名活閻羅馬剛，一名鐵面判官馬強。二人手下有三百多人，明為團練，暗為賊盜，常來城內蘇州街黃酒館吃酒，寫帳永不還錢。那天活閻羅又來吃酒，手持鋼刀一把，望苗掌櫃借白銀五百兩，當時就要，苗掌櫃方說一個『沒有』，他一把抓住，就按在地下，將刀放在脖子頸上，說：『你今天沒有銀子不行！當初你拿我的銀子開的買賣。』我們大家無法，過去解勸，應十天交還銀子。他本是訛詐，他說：『定望你們這舖子裡要銀！』苗掌櫃的是加氣傷寒，有心要望他打官司，他又有勢力，又有銀錢；有心望他打架，自己又沒有人，故此一病不起，服藥無效，這就是你舅舅得病的根由。」

大英雄吃酒，一聽概不由己，氣的三屍神暴跳，五靈豪氣騰空，說：「氣死我也！伙計，酒我也不喝了，你把那通條給我拿過來，你帶著我，咱上馬家寨！」說罷，站起就走。